

世界名著 畅销中外

金瓶梅

的男男女女(之三)

西门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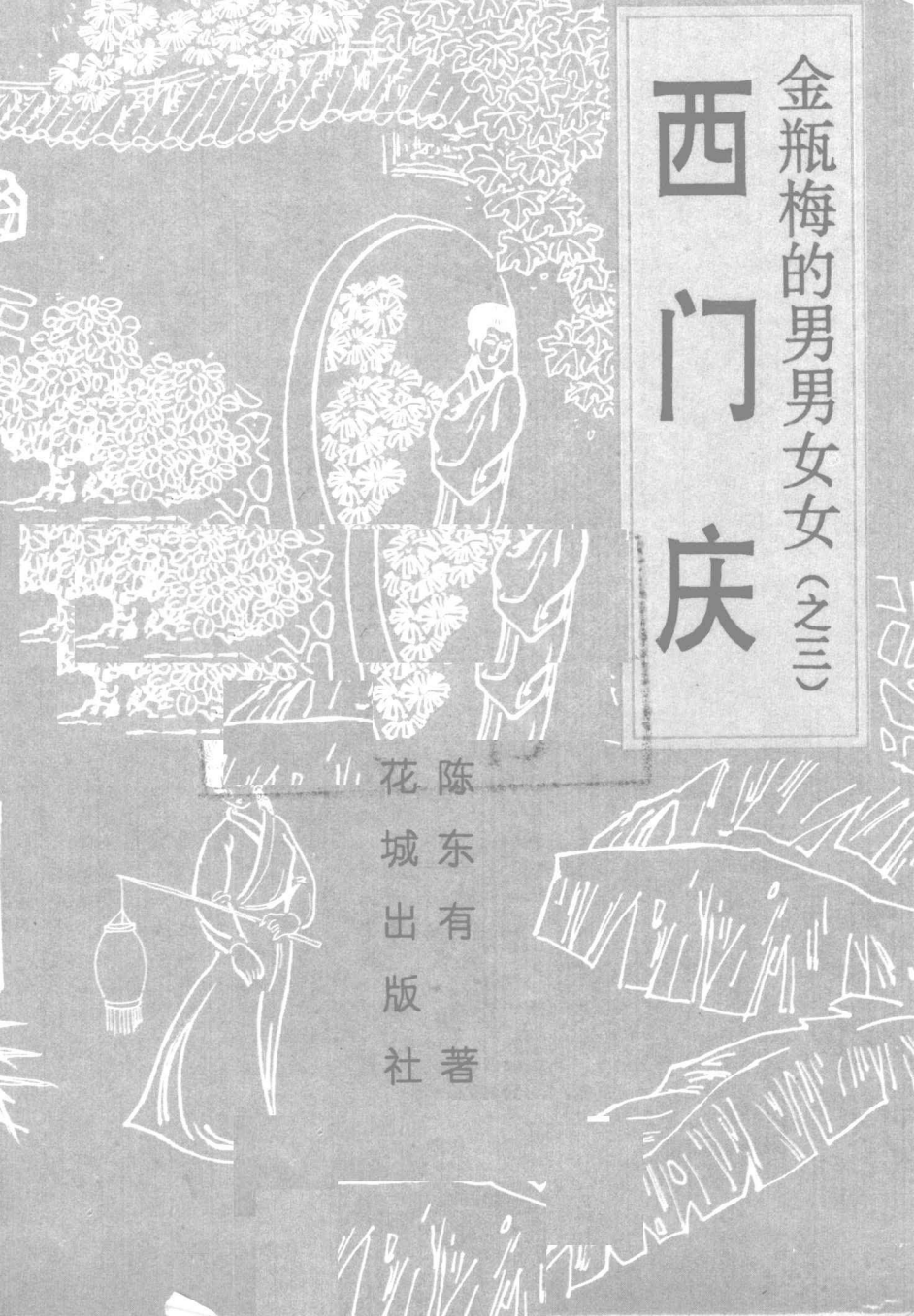
陈东有 著



金瓶梅的男男女女(之三)

西门庆

陈东有 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金瓶梅的男男女女(之三)

西门庆

陈东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1 插页 340,000 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ISBN 7-5360-1449-X/I. 1291

定价：7.90 元

内 容 简 介

一部《金瓶梅》，四百年魅力不减，迷倒无数饮食男女，世界为之瞩目。

《金瓶梅》的男男女女，奢侈荒淫，日以继夜，夜以继日，难填情天欲海。

西门庆集商人、政客与淫棍于一身；无所不用其极地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地弄权，无所不用其极地纵欲。而且将三者玩得水乳交融，弦歌不断，创造出奇特的“西门境界”。

正当他而立之后，诸事顺遂之时，却枉死于他自己用金钱、权势经营起来的肉欲堆中……正是：

情真情假自可分，人善人恶难评论；

临终谁不赤身去，留与后人叹遗恨。

本书是《潘金莲与李瓶儿》的姊妹篇，生花妙笔，配以探索性的创作，描述了西门庆这个赚钱的能手、弄权的专家、玩女人的领袖可悲可叹的一生，花花太岁的形象跃然纸上。悬起了一面鉴古警今的镜子，对了解千古奇书《金瓶梅》有切实的帮助。

目 录

- 第一回 富门热结十兄弟
茶房艳遇潘金莲 (1)
- 第二回 买何九武大冤死
娶玉楼四舅气昏 (17)
- 第三回 发配武松西门乐
梳笼桂姐帮闲喜 (33)
- 第四回 治妾鞭审潘金莲
欺友情偷李瓶儿 (49)
- 第五回 给事参劾杨提督
嫖客愤砸丽春院 (66)
- 第六回 争风冤死西门宅
吃醋醉闹葡萄架 (83)
- 第七回 吴神仙相面算命
有福人生子加官 (101)
- 第八回 西门开宴吃喜酒
众人趋时竞奉承 (119)
- 第九回 帮伙计乱判奸案
责小厮为好南风 (138)
- 第十回 书童妆旦食客醉
状元受助进士欢 (158)

第十一回	嫁女母身奉富主 佑儿父心求道士 (176)
第十二回	豪家拦门玩烟火 贵客醉楼赏元宵 (194)
第十三回	结亲宴迎乔太太 图财乱忙王六儿 (215)
第十四回	受赃枉法转危安 迎宾送客遇胡僧 (234)
第十五回	试春药西门纵欢 犯嫖案桂姐避难 (254)
第十六回	请太医爱妾情真 庆寿旦拜父意切 (271)
第十七回	丧爱子忍痛慰妾 立缎铺不忘济友 (290)
第十八回	官民大祭富室妾 御史央借豪门居 (308)
第十九回	寻欢偷访林太太 升官廷参朱太尉 (327)
第二十回	潘金莲纵欲杀夫 西门庆遗憾归天 (345)
后事略说	(365)
附：西门庆的生财与消费之道	(371)

第一回 富门热结十兄弟 茶房艳遇潘金莲

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出了一个风流子弟，生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性情潇洒，年纪不过二十六七。此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父亲西门达，原是走川广贩卖药材的，就在这清河县前开了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宅院。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富家。西门庆自小得父母百般宠爱，不甚读书，只知闲游浪荡。刚及成年，父母相继去世，更是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又学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结识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个最相好的，姓名名伯爵，原是开绸缎铺应员外的第二个儿子，落了本钱，破了产，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浑名叫做应花子。这应花子也不是没有能耐，会一腿好气球，双陆棋子，件件皆通，过往消息，无不知晓。第二个姓谢名希大，乃清河卫千户官儿应袭子孙，自幼父母双亡，游手好闲，把前程丢了，也是个帮闲勤儿，会一手好琵琶。这二人与西门庆最合得来，其余还有几个，都是些破落户，没名气的。一个叫做祝日念。一个叫做孙天化，外号孙寡嘴。一个叫做吴典恩，原是本县的阴阳生，因事革退，专在县前与官吏保债，以此与西门庆往来。还有一个叫云离守，一个叫常时，一个叫卜志道，一个叫白来创。连西门庆共十个人，互相称为兄弟。虽说是兄弟，九个人都是看着西门庆手里

有钱，又撒漫肯使，乱撮哄着他耍钱饮酒，嫖赌齐行。后来卜志道亡故，丢开兄弟们先走了一步，西门庆便把隔壁的花子虚弄了进来。花子虚是花太监的侄子，太监死后把家财都留到他手上了，这又给八位穷兄弟增进了一位吃喝的主儿。

按理来说，有这么一班吃喝朋友，随你怎么富也要穷了。好在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朝中那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们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加之生意场上放得开收得拢，这才有财源不涸。因此满县的人都惧怕他，又因他排行第一，人称西门大官人。

这西门大官人先头浑家陈氏早逝，身边只生得一个女儿，叫做西门大姐，已许给东京二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经济为室，尚未过门。由于亡了浑家，无人管理家务，新近又娶了本县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这位吴氏年纪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小名叫月姐，嫁到西门庆家，都顺口叫她月娘。月娘秉性贤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随。西门庆又曾与勾栏里的妓女李娇儿打热，也娶到家里做了第二房娘子。南街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日子，也娶了来做第三房。这卓二姐身子瘦怯，时常三病四痛，总不见好。

这一日，西门庆在家闲坐，对吴月娘说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出月初三日，却是我兄弟们的会期。到那日少不的要整两席齐整酒席，叫两个唱曲的姐儿，在咱家与兄弟们好生玩耍一日。你为我料理料理吧。”

“你也别要说起这帮人了。”月娘答道，“哪一个是那有良心的行货！不过每日来勾使得游魂撞尸。我看你自从搭了这起人，几时曾着个家哩？现今卓二姐这般不好，我劝你也就少吃这桌酒了。”

“你别的话倒也中听，今日这话，我倒有些不耐烦了。”西门庆不高兴了，“依你说，这些兄弟们没有好人。别人不论，就我这应二哥，本心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没有不依顺的，做事又十分停当。就是那谢希大，也不失为个伶俐能事的好人。说来是结了兄弟，也只是会来会去，终不着个切实，咱不如到了会期，都烧香叩头拜了，明日也有个靠傍些。”

吴月娘接过话来说：“结拜也好。只怕日后还是别人靠你的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儿上戏场——还少口气儿哩。”

西门庆听言笑了。

这时，进了一个小厮儿，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觉，原来是西门庆贴身伏侍的，唤名玳安儿。只见他走到面前来说：“应二叔和谢大叔在外见爹说话哩。”

西门庆说：“我正说他，他俩就来了。”一面走到厅上来，只见应伯爵头上戴一顶新盔的玄罗帽儿，身上穿一件半新不旧的天青夹绉纱褶子，脚下丝鞋净袜，坐在上首。下首坐着谢希大。见西门庆出来，二人一齐立起身，作揖道：“哥在家，连日少看。”

西门庆让座，唤茶，然后说道：“你们好人儿，这几日我心里不耐烦，偏见不着你们的影儿。”又对应伯爵说：“你这两日在哪里来？”

伯爵笑着答道：“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个孩子儿，就是哥这边二嫂子的侄女儿桂卿的妹子，叫做桂姐儿。几时不见她，就出落得好不标致了。到明日成人的时候，还不知怎的样好哩！昨日她妈再三向我说：‘二爹，千万寻个好子弟梳笼她。’敢怕明日还是哥的货儿哩。”

西门庆说道：“有这等事！等咱空闲了去瞧瞧。”

谢希大接过来道：“哥不信？委实生得十分颜色。”

西门庆说道：“此事待过几日去看个真假。我刚才对房下说

初三日会期的事，咱们兄弟这等会来会去，不过只是吃酒玩耍。倒不如寻一个寺院，写上一个疏头，结拜做了兄弟，日后彼此扶持，有个靠傍。到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银子，买办三牲，众兄弟也随便多少各出些分资。不是我科派你们，这结拜的事，各人出些，也见些情分。”

伯爵连忙道：“哥说的是。婆儿烧香当不得老子念佛，各自要尽自己的心。只是俺众人‘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

西门庆笑道：“怪狗才，谁要你多来！你说这话。”

谢希大说道：“咱这里不过两个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庙。”

西门庆道：“这结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里的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去玉皇庙，吴道官与我相熟，他那里又宽展又幽静。”

伯爵插嘴道：“哥说的是。敢是永福寺的和尚和我们谢家嫂子相好，所以谢大哥卖力推荐。”

希大笑着骂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说说就放出屁来了。”

又说笑了一会，吃了茶，二人起身向西门庆道别：“哥，别了吧，咱好去通知众兄弟，叫他分资来。哥这里先去与吴道官说声。”

西门庆起身相送。到了门首，应伯爵又问道：“那日可要叫唱的？”

西门庆道：“这也罢了，弟兄们说说笑笑，倒有趣些。”

过了四五日，已是十月初一，隔壁花家让一个小厮送了分资来，说是先胡乱用着，等明日用过多少派开，该出多少再补。西门庆拿起封袋一看，签上写着“分资一两”，便说道：“多了，不消再补。”刚打发走小厮，只见应伯爵家的应宝夹着个拜匣，

由玳安引了进来，对着西门庆磕了个头，说道：“俺爹纠了众爹们的分资，叫小的送来，爹请收了。”西门庆取出来看，共是八封，也不拆看，都交与月娘收了。打发走应宝，西门庆起身去后边看卓二姐，刚走到坐下，只见月娘房里的丫头玉箫走来，说道：“娘请爹说话哩。”西门庆只得又来到上房，看见月娘摊着些纸包在面前，指着笑道：“你看这些分子，只有应二的是一钱二分八银子，其余的人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红的黄的，倒像金子一般。咱家也没曾见这银子来，收他的也污个名，不如掠还他们吧。”

西门庆心里怪着月娘有话先前不说，现在却急急的叫了自己来，见了这些分子，心里也笑了。听了月娘的话，摆了摆手，说道：“你也耐烦，丢着吧，咱多的也包补了，在乎这些？”说着，出了房，往前去了。

次日一早，西门庆称出四两银子，叫家人来兴儿买了一口猪、一只羊、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札、鸡鸭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钱银子，旋叫了大家人来保和玳安儿、来兴三人：“送到玉皇庙去，对你吴师父说：‘俺爹明日结拜兄弟，要劳师父做纸疏辞，晚夕就在师父这里散福。烦师父与俺爹预备预备，俺爹明早来。’”三人送去回来，告知一切都会办妥。

初三日，西门庆起了个早，梳洗完毕，叫玳安先去请隔壁花二爹来这边吃早饭，好一同上庙，再去应二叔家，叫他催催众人。谁知花子虚刚到，应伯爵已是和一班兄弟都来了。十个人一齐箩圈作了一个揖。应伯爵道：“该去了。”

西门庆道：“也等吃了早饭。”便叫“拿茶来。看菜儿。”须臾，众人吃毕早饭，西门庆换了一身衣服，打选衣帽光鲜，一齐往玉皇庙走来。

那玉皇庙不过数里之遥，殿宇嵯峨，宫墙高耸，甚是雄峻。

众人进了大门，经过第二重殿，转过一重侧门，便是吴道官的道院。院中都是些瑶草琪华，苍松翠竹，两边门楹上贴着一副对联：

洞府无穷岁月，壶天别有乾坤。

当下，吴道官在经堂外躬身迎接。西门庆等人进入里边，献茶已罢，众人都起身，四围观看。上面挂的是昊天金阙玉皇上帝，两边列着的紫府星官，侧首挂着便是马、赵、温、关四大元帅。那白来创走到马元帅面前，见这元帅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面上画着三只眼睛，便叫常时节道：“哥，你瞧这却是怎的说？如今世界，开只眼闭只眼儿便好，他倒睁着三只眼看人。”

应伯爵在一旁听见，走过来道：“呆兄弟，他多只眼儿看你倒不好么？”众人笑了。

常时节却指着那下首的温元帅道：“二哥，这个通身蓝的却也古怪，莫不是染缸里浸过的。”众人又笑了。

众人又转过右首来，见下首供着个红脸的是关帝，上首的却是赵元坛元帅，身边画着一个大老虎。白来创指着道：“哥，你看这老虎，难道是吃素的？随着人不妨事么？”

伯爵笑道：“这老虎是他的一个伴当儿哩。”

谢希大听了，伸了伸舌头：“这等一个伴当随着，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么？”

伯爵笑着向西门庆道：“这等亏他怎地过来！”

西门庆不明白他的意思：“却怎的说？”

伯爵说道：“希大连一个要吃他的伴当都怕，似我们这等七八个要吃你的跟着你，却不吓死了你罢了。”众人听说，一齐大笑起来。

吴道官走过来，对众人说道：“官人们讲这老虎，只俺这清河县，好不受老虎的亏，往来的人也不知被吃了多少。就是猎

户，也害死了十来人。”

西门庆问道：“是怎的事来？”

吴道官说道：“俺这清河县近着沧州横上，有一条景阳岗，岗上新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老虎，时常出来吃人，客商过往，好生难走，必须要成群结伙而过。如今县里出着五十两赏钱，要拿它，白拿不得。可怜这些猎户，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

白来创跳起来道：“咱今日结拜了，明日就去拿它，也得些银子使。”

西门庆问道：“你性命不值钱么？”

白来创笑了：“有了银子，要性命怎的！”

众人齐笑了起来。

吴道官打点牲礼停当，请众人烧纸，又取出疏纸来，说道：“疏已写了，只是哪位居长？哪位居次？排列了，好等小道书写尊讳。”

众人一齐说道：“这自然是西门大官人居长。”

西门庆道：“这还是叙齿，应二哥大于我，是应二哥居长。”

伯爵伸着舌头道：“爷，可不折杀小人罢了！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哪里好叙齿？若叙齿，还有大于我的哩！况且我做大哥，有两件不妥；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众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应二哥，如今居长，却又要叫应大哥了，倘或有两个人来，一个叫‘应二哥’，一个叫‘应大哥’，我怎应呢？”

西门庆笑道：“你这掐断肠子的，单有这些闲说的！”

谢希大道：“哥，休推了。”

西门庆再三谦让，被众人逼勒不过，只得做了大哥，第二便是应伯爵，第三谢希大，第四让花子虚有钱做了四哥。其余依次排列。吴道官把众人大名依序填上，点起香烛。众人依次

排列，听吴道官朗声宣读结拜疏文。读毕，众人先是拜神，又依次在神前交拜了八拜，然后送神，焚化钱纸，收下福礼去。不一时，吴道官已叫人把猪羊卸开，整理停当鸡鱼果品之类，大碗大盘摆下两桌。西门庆居于首席，其余依次而坐，吴道官侧席相陪。须臾，酒过数巡，众人猜枚行令，耍笑哄堂，好不热闹。

忽然，只见玳安进来附在西门庆耳边说了几句。西门庆当即立起来说道：“不是我摇席破座，实在是我第三个小妾十分病重，只得先去了。”

花子虚也站了起来：“咱与哥同路，一搭儿去吧。”

应伯爵不答应了：“你两个财主都去了，丢下俺们怎的？”

西门庆说道：“他家无人，俺两个一搭里去的是，省得他嫂子疑心。”

玳安也说道：“小的来时，二娘也叫天福儿备马来了。”

这时，果然一个小厮走近前，向子虚道：“马在门口，娘请爹家去哩。”

于是，西门庆和花子虚先向吴道官致谢打搅，又对伯爵等人举手道：“你们自在耍耍，我们去也。”说完出了门。单留下这几个嚼倒泰山不谢土的，在庙中流连痛饮，直吃到二更时分。

西门庆到家，与花子虚告别，进门见了吴月娘，忙问卓二姐病情。月娘说道：“我说一个病人在家，恐怕你搭了这起人又不知缠到哪里去了，故此叫玳儿去说二姐发昏。二姐也是一日重似一日，你也要在家中看她才是。”

西门庆听了，往卓二姐那边去看，连日在家守着。

渐次已是十月初十外了。一日，西门庆正在使小厮请太医诊视卓二姐病症，只见应伯爵笑嘻嘻走将进来。西门庆与他作了揖，让坐了。伯爵问了卓二姐的病情。西门庆照实说了，又

问他吃了饭不曾。伯爵却不急吃饭的事，笑道：“咱听得一件稀罕的事儿，来说与哥听，要同哥去瞧瞧。”

“什么稀罕事？”西门庆不信。

“就是前日吴道官所说的景阳岗上的那只大虫，昨日被一个人一顿拳脚打死了。”伯爵道。

“你又来胡说了。”西门庆更不信。

“哥，初时我也不信，后来是不得不信。你听我细说。”于是，应伯爵手舞足蹈，把武松打虎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就像是他在景阳岗上亲眼见到的一般，又像他就是那武二。

西门庆有点儿信了，却仍摇了摇头，命来兴儿放桌吃饭。应伯爵不肯，硬是拉着西门庆出了门，路上又遇到上街看打虎英雄的谢希大。三人上了街，果然挨挤不开，于是登上临街的一个大酒楼坐下。不一时，锣鸣鼓响，众人一齐瞧看。只见一对对纓枪的猎户摆将过来，后面便是那死虎，好像锦布袋一般，四个人抬扛着，累得气喘吁吁。末后一匹大白马上，坐着一位壮士，就是那打虎英雄武松，披着红彩，不停地向两旁众人举拳作揖。西门庆看了，咬着的指头说道：“你说这等一个人，若没有千百斤水牛般气力，怎能够动那老虎一动，何况是拳脚打虎。”三人一边饮酒，一边评品，赞叹不已。

白驹过隙，日月如梭，才见梅开腊底，又早天气回阳。元宵过后，西门庆忙了一阵店铺中事，不觉已是立春光景。这日清闲下来，上街市散心去，换上一身光鲜衣帽：头上是纓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两扇玄色桃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把洒金川扇儿，风风流流，潇潇洒洒，出门上了正街。走到县西街上，只觉得一阵春风拂过，爽快之时，就觉着顶不轻不重地挨了一记，接着是一根叉杆滑落脚前。西门庆还从未受

过这般算计，这人定是吃豹子胆，敢在西门大官人头上动土。当即立住脚，便要寻这叉杆来处发作。回过脸来看时，却不想是个美貌妖烧的妇人站在路边人家的门帘前。定神细瞧：黑鬓鬓赛鸦翎的鬓儿，翠湾湾新月般的眉儿，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袅袅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白面脐肚儿，窄多多尖趂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西门庆瞧着，想着，已是魂飞魄散，酥了半边，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变作一副笑吟吟脸儿。这时，那妇人已是叉手望着自己深深拜了一拜，娇声莺语地说道：“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休怪！”

西门庆连忙把手整整头巾，曲腰还喏道：“不妨，娘子请方便。”顺手把叉杆送了过去，还想说什么，忽听得有人笑道：“是谁家的大官人打这屋檐下过？打得正好。”

西门庆转眼一瞧，认得，是卖茶的王婆。赶紧向着眼前的美人把话说完：“倒是我的不是。一时冲撞，娘子休怪。”

妇人答道：“官人不要见责！”

西门庆答道：“小人不敢。”这才转身一步八回头摇摆着扇儿离开。

只这一遇，如同勾去魂魄一样，西门庆总是撇开不了，到家寻思道：“好一个雌儿，怎能够到手？”猛然想起那王婆，拍手道：“此事非王婆不成，破几两银子谢她，也值得。”于是，连饭也不吃，直朝王婆茶坊走来。

进了茶坊，去里边水帘下坐了。王婆深知他的来意，笑道：“大官人，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

西门庆道：“干娘，你且来，我问你，隔壁这个雌儿是谁的娘子？”

“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五道将军的女儿。问她怎的？”王婆笑道：

“我和你说正话，休取笑。”西门庆急了。

“大官人真不认得？她老公便是县前卖熟食的。”王婆卖关子说了半句话。

“莫不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西门庆猜道。

“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对儿。”

“敢是卖饽饽的李三娘子儿？”

“不是！若是他，倒是一双。大官人再猜。”

“莫不是花胳膊刘小二的婆儿？”

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时，又是一对儿。大官人好好猜一回。”

“干娘，我其实猜不着了。”

王婆冷冷笑道：“好交大官人得知了吧，笑一声。她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么！”

西门庆听了，一怔，又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么？”

“正是他！”

“哎哟哟！”西门庆叫起苦来，“好一块羊肉，怎生落在狗口里！”

“世事便是这般，自古骏马却驮疾汉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这等配合。”

西门庆不说话了。停了半晌，问了问王婆儿子王潮儿出外做生意的事，便无精打采地作谢起身去了。也就在街上东游西逛，心中无主浑身不自在，又是长吁短叹。走武大郎家门过时，望望那紧闭的门户，摇了摇头。不过两个时辰，他又趑回到王婆门帘边坐定，朝着武大门前，直瞪瞪地出神。